

探析《支格阿龙》中“鹰”“龙”的文化寓意*

孙子呷呷,阿育几坡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毋庸讳言,从生命科学角度讲,因为染色体的原因,“神人”支格阿龙不可能由“鹰或神鹰或神龙鹰”感孕而生;人也不可能由“龙”抚育成长。目前,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在翻译成汉语时或彝族后代在传承过程中,都把文本中的“dit 氏”翻译或解释为“雕或鹰”,这种解读有些偏差。史诗中让濮莫妮依感孕的“鹰”和哺育支格阿龙成长的“龙”分别象征什么?它要向后人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寓意?本文从生命科学角度窥探《支格阿龙》,提出“鹰”是男根的象征,“龙”与汉文化相通,是男人的图腾物之观点。以求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解读。

【关键词】支格阿龙;“氏(鹰)”;生殖文化;寓意物;心理战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95-0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P8}

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生命的繁衍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依靠繁衍后代来完成人种的延续。既然人类的生产本身有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那么人类在这两种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应该分为有关生活资料生产的文化和有关人类自身生产的文化。我们在研究彝族文化的时候,也应该同时研究有关生活资料生产的文化和有关人类自身生产的文化。

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对生命繁衍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往彝学专家学者,只是通过暗喻的形式传达祖先流传给我们的有关人类自身生产方面的文化,他们的研究只局限于字面表层上,而未能从深层挖掘本质上的内涵。在探讨远古彝族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我们对恩格斯提出来的两种文化中,只局限于第一种,而轻视或忽略第二种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及生殖,则成了忌讳,谈虎色变,没有人敢去尝试阐释。可以说这是可悲。如果我们运用一些科学的生命科学的理论和观点阐释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神话和史诗;那我们彝族的许多文化现象得以正确解读。

以往的彝学专家学者们都把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视为原始人类解决食物问题的唯一途径,却忘

记了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在生产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没有运用生命科学理论理解彝族史诗,清楚地向世人解释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的“dit 氏”(此处应该是氏羌部落,此话题在此抛出,待今后进一步考证。据我国历史学家考证,原来住在甘肃南部天水一带,由于公元前第十世纪至前九世纪,我国的气候有一次大的变化,西周初年的气候是比较暖和的,但不久就恶化了。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春秋时期,由于气候原因,原住在陇南,分布在今天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处的氏族大举南迁。)和“lu 龙”的象征物,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从本质上阐释“鹰”和“龙”在该史诗中的真实意义,也忽视彝族擅长使用隐讳含蓄语言的特点。笔者首次试图从生命科学角度阐释《支格阿龙》中“鹰”和“龙”的含义,希冀拙文能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众所周知,由于人和“鹰”生理结构本质上的差别,使人的生命不可能由“鹰或神鹰或神龙鹰”感孕而生;史诗用“氏落三滴血,落在濮莫妮依身上,落在不该落的地方,一滴落在头上,穿透九层辫子;一滴落在腰上,通过九层披毡,一滴落在下身,穿透九层裙折。……头昏又目眩;四肢酸又软;全身在颤抖”来含蓄表达男女交往的情形。从而得出“鹰”不可能给濮莫妮依带来生命,而且“血”是人类繁衍的重要标志物。那么,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的“鹰”、“龙”具体的象征物是什么呢?

一、文本中“鹰”的妙用

郭沫若先生在谈论“玄鸟生商”神话时说到:“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种传说是男性标志的象征,鸟

收稿日期:2014-03-31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研究”(项目编号:SC12E071)。

作者简介:孙子呷呷(1968-),男,四川越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彝族传统文化。

沿用到今天都是男性标志的别名,卯是男性的别名。”^{[2]P328-329}无疑郭老关于“玄鸟”为男性标志的象征说法是正确的。另外我们在拜读《水浒传》时,李逵的对白中也常常出现“鸟”字;四川人平常俗语中也提到该词,还有河南人俗称中的“鸭子”,英语俚语使用中的cock(公鸡),这些都指的是男性标志。我们凉山彝语戏称小男孩的标志物为“ax shu sse”(小野鸡),将男女发生关系行为称作“shu”(野鸡)。因此,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文献中,用“鹰、雕”来暗喻男性标志也在情理之中。

为何用“鹰、雕”来暗喻男性标志物呢?文献记载,支格阿龙出生于“妇无定夫,夫无定妇”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那时婚姻的形态为: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也不是自有人类之初就有的,它也同样是在人类社会进步之中,由于事物在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这种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作用之下,逐渐发生、发展、不断演变,才最终出现的。——由同一般动物没有任何区别的人群间乱伦,发展为氏族内的血缘群婚,族内辈份婚,族外群婚,族外对偶婚,直到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社会中的母系氏族时代末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之后,都是“男到女家”——也就是男子婚后都成为女方氏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由于一男一女的对偶婚已经相对稳定,故其所生子女知母亦知父,只是其姓随母而不随父罢了。其时,这种无数的小家庭已有单独的住屋。在中国,这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多年左右的事,这一历史时期也正是由畜牧狩猎进入农耕生产、私有制度产生,人类社会处于一个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历史时代。《支格阿龙》史诗记载:“……少女十七岁,家业非娘家,劳作非故土,濮莫妮依哟,心事也重重,感情也波动,烦躁又不安。抬眼望山上,山岫翻红云。白桦叶儿瑟瑟抖,妮依心儿呀,跟着瑟瑟抖。抬眼看山谷,山谷竹叶飘,妮依心儿呀,也在跟着飘。就在这一天,土尔山头上,南方一对鹰,来自底洪谷,翅膀敛着飞。北方一对鹰,来自直恩山,翅膀扇着飞。四方一对鹰,来自蕨芨山,翅膀弯着飞,下界一对鹰,来自尼尔维,翅膀斜着飞。四只神龙鹰,来自杉林山,翅膀展着飞。……濮莫妮依哟,举手遮阳光,要去望雄鹰,要去窥雄鹰,要去探雄鹰,要去驱雄鹰,要去玩雄鹰。鹰也自顾玩,盘旋又翻飞,妮依自顾看,眼睛直盯遮。翅膀敛着玩,你追我来赶,妮依盯着看,微微笑着看。翅膀摇着玩,上下竟翻飞,妮依自顾看,睁大眼睛看。翅膀弯着玩,相互叠着玩,妮依斜着看,羞答答地看。翅

膀敛着玩,相互拍打玩,妮依静听着,瑟瑟抖着听。……”由此可见,濮莫妮依要去玩的“鹰”不止一只一对,而是来自各地各处的许多“鹰”。由于和濮莫妮依交往的“鹰”很多,濮莫妮依根本就无法确定那只“鹰”才是自己孩子的父亲。又由于大家都羞于直接表达男欢女爱,贤淑、文雅的濮莫妮依只好借用自然界中的“鹰”来替代。

人们为什么羞于直接谈男女关系呢?传统文化中彝族人只能在同性、表兄妹、夫妻之间谈论此话题。绝对不允许不分场合地议论男女关系,否则就被视为轻浮、淫荡、甚至是大逆不道之行为。对于性心理与性羞耻心理的关系如何?为什么一提到性人们就感到羞耻?性羞耻心理是如何来的?人为什么因为性而羞耻等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性是丑恶、肮脏的,当你有这种思想时,你就会产生羞耻、厌恶感。有些宗教甚至认为“色是万恶之源”。笔者认为人类的性羞耻心理与人类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有关。当人类的智力发展到学会使用火,学会修建房屋居住,学会捕杀动物,食用动物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人和动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生命本来应该平等,人不应该随意践踏动物的生命;但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人又不得不捕杀动物,获得美味的肉食。但人们必须找到捕杀、食用动物的理由,否则他们的内心不得安宁。于是人们想到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动物没有性羞耻心理;动物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结合。人类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让自己与其他动物有严格的区别,就把性行为与性羞耻心理当作人类与动物最严格的界限加以区分。把那些像其他动物一样没有性羞耻观念地乱伦的人打死、杀死或让他们自尽。他们认为人类是高级动物,所以只有人类才知道遮羞。人类是高级动物,所以人类才不乱伦。人类是高级动物,所以人类才不随时随地随意地结合。而低级动物猪、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禽和麂子、獐子、猪獾、斑鸠、野鸡等野兽野禽没有性羞耻心理,人们可以打它们,杀它们,吃它们。而人不能随意杀人,吃人。既然人们认为人是高级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们会穿衣服遮羞,人会使用语言,制造工具改造世界,而动物不会这样,那么,任何人都不愿意像动物一样不遮羞,不知羞耻,特别是不知性羞耻地生活,不愿这样使人们不再像动物那样在发情时随意交配,而在没人能看见的夜间或山里野外进行。这当然也使人们认为直接表达性器官是一种低级庸俗的动物行为,因此,人们不愿意在用于

公开场合的史诗和民间故事中直接而论。而用替代物表示。

二、“龙”的出现是男权对女权进行心理战的需要

由于孕育生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古人还不清楚男性在繁衍“种”中的作用,仅局限于女性。因此男人们甘于生活在母权制社会里,当他们了解到鸟类是通过鸟蛋孵化后代时,彝族文献史诗《勒俄特依》中记载小鸟孵化需要21天。这给人们许多启发,他们认为:地球上的生物是通过蛋而起源和繁衍的。因此,认为生儿育女乃是“血”进入母体的结果,从而认识到了男性标志物所起的繁衍机能,亦即领悟到了“种”的作用。当男人们意识到男人“种”的作用以后,都希望有自己的后代,渴望着把自己的财产遗留给自己的“种”。于是他们对只认女人的“种”,而无法确认男人的“种”的母权制提出了挑战。但男权和女权之争毕竟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家庭内部,氏族内部长年累月、潜移默化的争斗。这种争斗只能以心理战的方式而不能以武力战的形式解决,心理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其实质是一种心理影响行为。它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影响对象的心理过程(认知、情感、意志),最终转变其态度。心理战无须动枪动炮,主要是施加心理影响。于是身体比女人强健,为了把财产以“合法”的形式流传给自己后代而逐步取得经济支配地位的男人们想方设法征服女人。为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家庭内部男权与女权之争,男人们制造了一种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龙”来代表他们,从精神上用“龙”来制伏女人的图腾。并把被“龙”养育成长的支格阿龙塑造成射日月、制服雷神、妖魔鬼怪、拯救人类及万物生灵、为民消灾除难的英雄来树立男人在氏族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以压制妇女。塑造制服食人马、杀人牛、食人孔雀,教人驯牛、驯马为人类的生活服务,击打害人的动物使它们不能再害人的支格阿龙形象来颂扬以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为主,以采集野生食物为辅的氏族社会中男人的中心地位。把男人的能力和威望推向极限,使妇女们对男人的威严望而却步,自叹不如,从而逐步奠定了以男人为中心的父系社会的坚实基础。

三、“鹰”和“龙”在文本中所折射的社会文化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寓意

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出现的(男性)标志物象征物,如鸟、龟、蜥蜴等,都是性情比较温和的动物。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男性地位逐渐上升和醒悟,从而推动了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

大约在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男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而强调表现男根的凶猛和威严的内涵,继以鹰、龙象征之后,又选择了虎、野牛等动物(印度古人还用雄狮)象征。

用“鹰”和“龙”象征男根,表明人的“种”继承于男性,男根具有传宗接代的属性。逐而产生了社会应以男人为主的思想。当彝族社会生产以采集业为主,社会地位以妇女为上的社会进入社会生产由采集业转向畜牧业、农业为主时,按照能者多劳,能者多得的自然准则,社会地位以男人为主的社会时,男人们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去推翻、替代妇女们由来已久的社会地位。这就是支格阿龙斗智阿嘎狄托、治食人马、杀人牛的原因所在。

四、文本中的彝族母权制的反叛意识

支格阿龙一出生就宣布对女权的反叛:根据彝族传统,婴儿在白天出生比较好,但支格阿龙却在晚上出生。婴儿从古至今都由母亲哺育长大,支格阿龙却一出生就不听母亲的话;不肯喝母乳,不愿被母亲抱,不肯睡在母亲旁边等等。阿龙的这些行为都是明目张胆地对母权的反叛。然而支格阿龙的出生和成长都离不开“龙”:出生时的“年庚、月份、生日、行运、名字”都和“龙”有关。成长过程也“被龙养、喝龙奶、吃龙饭、穿龙衣”。史诗为什么说支格阿龙的出生和成长都和“龙”有关呢?笔者认为史诗用男人的图腾“龙”来暗喻男人,再把阿龙塑造成制服杀人雷、吞人龙、食人马、杀人牛、教人驯牛、驯马为人类的生活服务,击打害人的动物使它们不能再害人的形象来颂扬“龙”教导出来的人远比当时的“凤”养育起来的儿子聪明能干,勇敢强壮,儿女理应由“龙”抚养,依“龙”血缘关系传承世袭,继承财产。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推翻母权制,为男权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精神和社会舆论基础。

综上所述,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文献中的“鹰”指的是男性和彝族生殖崇拜思想,并非是前人所说的“雕”或“鹰”,这更进一步体现了彝民族文化中的含蓄语言的妙用。

- [1]冯元蔚. 勒俄特衣[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0.
- [2]苏克明等. 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3]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沙马打各, 阿牛木支. 支格阿龙[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8.
- [5]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7]张亚军. 浅谈中国原始彩陶纹样中的生殖崇拜动机[J]. 科技信息, 2009.
- [8]张二国. 商周的神形[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 [9]薛金东. 汉子“日”之禁忌义项议[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Cultural Meaning of "Eagle" "Dragon" in The Zhi Ge A-Long

SUNZI Ga-ga, AYU Ji-po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Needless to say,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fe science, because of the chromosome, "god" Zhi Ge A-Long can be impossible gestated by "eagle or condor or dragon eagle"; people can not be raised by "dragon". At present, with the Yi heroic epic The Zhi Ge A-Lo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Yi offspring, "dit" in the text has been translated or explainted for "eagle or hawk", which understanding isn't right completely. What do the "eagle" who got PuMonii pregnant and the "dragon" who fostered Zhi Ge A-Long growth symbolize? What cultural meaning does it express to the descend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scie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agle" is the symbol of male root and "dragon" interlinked Chinese cultures is the totem of man in order to make literature better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Zhi Ge A-Long; "Dit (Eagle)"; reproductive culture; mor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责任编辑:董应龙)

(上接第51页)

- [4]蒲隆(译).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
- [5]刘晓敏. 艾米丽·迪金森诗歌两个汉译本翻译风格比较[J]. 语文学刊, 2010(10):91.
- [6]蒲隆(译).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
- [7]江枫(译). 狄金森抒情诗精选[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 [8]江枫(译). 狄金森名诗精选[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7.
- [9]蒲隆(译).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
- [10]张跃军. 艾米莉·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J]. 中国翻译, 1998(6):40.

Comparison of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Jiang Feng's Version and Pu Long's Version

PE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0051)

Abstract: Emily Dickinson is a well-known female poet as famous as Walt Whitman.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the version by Jiang Feng and the version by Pu Long. The comparison is conducted with two classic poems by Dickinson: Wild Nights and Over the Fence, in terms of punctuation, grammar, rhyme scheme, figure of speech, choice of words and poetry style.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as follows: Jiang's version is concise and implicit, but a little bit rigid and inflexible to some degree; Pu's version is smooth and profound, but not quite brief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Jiang Feng; Pu Long; poetry translation; comparison

(责任编辑:周锦鹤)